

JOHN BERENDT
MIDNIGHT IN THE GARDEN
OF GOOD AND EVIL

[美]约翰·伯伦特 著 于而彦 译

午夜善恶花园

比小说更传奇的真实故事



WE ARE CONSCIOUSLY
AND WILLING RATHER TO
BE ABSENT FROM THE BODY,
THAN TO BE PRESENT IN IT.
PROVERB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午夜善恶花园

MIDNIGHT IN THE GARDEN
OF GOOD AND EVIL

[美]约翰·伯兰特 著 于而彦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午夜善恶花园 / (美) 伯兰特 (Berendt, J.) 著; 于而彦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书名原文: Midnight in the Garden of Good and Evil

ISBN 978-7-208-06673-1

I. 午... II. ①伯... ②于...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6966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策 划 台令娟

责任编辑 刘志凌



世纪文景

午夜善恶花园

[美] 伯兰特 著

于而彦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2.25

插 页 2

字 数 252,000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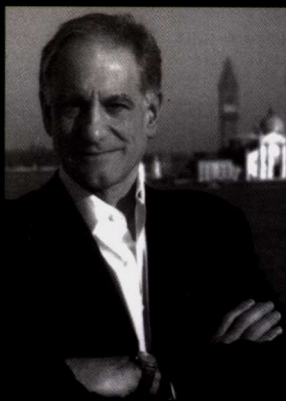
ISBN 978-7-208-06673-1/I·351

定 价 26.00 元

内容简介

1981年5月2日薄雾的清晨，沙凡纳最豪华的宅邸莫瑟府，古董富商、派对主角威廉斯枪杀了他的“朋友”丹尼。是谋杀还是自卫？

记者约翰·伯兰特亲历沙凡纳的社交生活，以敏锐的观察和记录，呈现这个比小说更为传奇的真实故事，素描一个喧嚣而骚动的人群。私藏毒药的发明家，风流不羁的浪荡律师，热情搞笑的变性“女皇”，在午夜的花园墓地施展魔法、与善恶灵魂对话的女巫……在这个敌意和阴谋疯长的小城，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底细，每一个灵魂都展示着自己的魅力。



作者简介

约翰·伯兰特，1939年出生于纽约州雪城，父母皆为作家。在哈佛大学英文系念书时就参与《哈佛妙文》(*Harvard Lampoon*)的编辑工作。1961年大学毕业后前往纽约从事出版业。曾担任美国《老爷》杂志(*Esquire*)副主编、《纽约》(*New York*)杂志主编，1982年至1994年为《老爷》专栏作家。现居纽约。

目 录

1996 年英文版前言	1
-------------	---

第一部

第一章 莫瑟府一夜	7
第二章 终站不详	28
第三章 多情善感的绅士	42
第四章 安身定居	56
第五章 古怪发明家	66
第六章 唱得 6000 首歌的女士	82
第七章 沙凡纳女皇	99
第八章 甜美佐治亚蜜糖	131
第九章 活生生的性标帜	135
第十章 做到就不是吹嘘	148
第十一章 新闻快报	172

第二部

第十二章 枪击	177
---------	-----

第十三章	结平空头支票	186
第十四章	年度派对	192
第十五章	公民义务	208
第十六章	审判	216
第十七章	地板上的弹孔	238
第十八章	午夜的善恶花园	243
第十九章	拉法叶广场，我们来了	258
第二十章	桑尼	267
第二十一章	重审摘要	281
第二十二章	茧	296
第二十三章	午宴	303
第二十四章	黑人小步舞	313
第二十五章	小城话题	334
第二十六章	另一套说辞	345
第二十七章	明牌	355
第二十八章	光荣战役	369
第二十九章	天使欢唱	374
第三十章	后记	387

1996 年英文版前言*

本书初次出版时，我曾在作者声明里作过解释：尽管我是按小说的形式安排书中的角色，但这本书的确是一部非虚构作品，所有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都是真实的。不过我的声明放在书的最后，而不是最前面，结果很多读者是看了一半——有的甚至是看完了整本书——才发现，他们读到的是新闻报道，不是小说。

这篇前言算是修订后的作者声明，读者一开始就会得到提醒。不过即使是预先得到提醒的读者也会注意到，除开小说化的叙述风格以外，这个故事本身就具有虚构的特点。这是因为故事发生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城市——沙凡纳，我多年前碰巧拜访过那里，并遭遇了一类的确不同寻常的人。极少有作家如此好运。正如菲利浦·罗斯的小说《反生活》中的叙事者无奈地发现的那样，“普通人进入作家的视野时，不是饱满成熟

* 编者译。

的文学人物——一般来说他们没法让你推进，即使有初次印象的影响，也完全无济于事。多数人——从小说家开始，他自己，他的家庭，他认识的所有人——完全是没有新意的，（作家）要做的就是使他们呈现新的面貌。”而我运气很好，我遇到和写到的人都是很有创造力的、饱满成熟的文学形象，根本不用我勉强做什么。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沙凡纳怎么会有那么多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一个原因是，沙凡纳人对古怪的行为有一种高度的容忍。他们宠着，甚至鼓励古怪的行为。沙凡纳是个封闭内向的小城，那里流言盛行。人们闲谈的主要话题自然是旁人的行为，于是，行为越奇特，闲言越有劲。因此，在沙凡纳，人们欣赏异端，哪怕仅仅因为他们能给人们带来谈资。那些行为古怪的人明白这一点，这使他们受到鼓励，更加变得怪异。在大一点的城市里很少有这种事。如果某人在……就说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吧，如果他表现奇特，就会遭到质疑和回避。而在沙凡纳，同样是这个人，人们会因为他的种种滑稽行为和由他带来的乐子而把他当个宝，明白这一点，他会在流言蜚语的聚光灯下怡然自得。

在原来那篇作者声明中，我确实坦白道，为了保护某些人的隐私，我改换了他们的名字，不过是相对很少的几个人。大多数主要角色用的是真名实姓——吉姆·威廉斯，丹尼·汉斯佛，雪莉丝小姐，乔·欧邓，艾玛·凯利，李·艾德勒，还有牛犬呜嘎。有些还曾接受新闻采访，在电视上露过面，这就再次证明他们是有血有肉的真人。其中一位——雪莉丝小姐——还出过书。

1994年1月本书在美国出版后几个星期，沙凡纳的游客就多了起来。8个月后，佐治亚州旅游贸易部宣布，来沙凡纳观光的游客数量增

加了 46%，令人吃惊。一年后，游客数量翻了一番。如此的外来侵入，确实该问问我自己，将沙凡纳奇诡的魅力示于世人，会不会无意中导致它的毁灭。

很高兴地告诉大家，我担心的状况没有发生。根据彭博经济新闻网一则关于《午夜善恶花园》给沙凡纳带来“经济爆炸”的广播故事，沙凡纳常规预约游客量在 1994 年增长了 40%，1995 年又增长了 30%，在沙凡纳主要的商业大道布劳顿大街上，原来空着的商铺门面有 19 家新近开张；就业岗位增加了 1500 个。

而沙凡纳对这些视而不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地以它的亲切对待来访的游客，也一如既往地拒绝着外来的影响。还会有更多的游客来到沙凡纳花掉更多的钱，但他们终究只是游走一遭，然后回家——这正适合沙凡纳。

约翰·伯兰特

1996 年 4 月于纽约

第一部

第一章

莫瑟府一夜

他约莫 50 岁，个头高，相貌俊俏得近乎邪气：修剪整齐的短髭，发鬓飞灰，眼珠黑得就像光净大轿车上的有色玻璃窗——他看得见外头，可你看不见里头。我们坐在他那栋维多利亚式屋宅的客厅内。其实说起来，那是一栋华夏，天花板有 15 英尺高，房间偌大而格局方正。典雅的回旋式楼梯自正厅升向一扇圆顶天窗。二楼有一间宴会厅。这豪邸是莫瑟府，也是沙凡纳市仅余的几栋仍属私人财产的巨宅之一。连同装设了围墙的花园和正屋后方的旧马车库，这栋巨宅占据一整段街面。莫瑟府即使不算是沙凡纳市占地最大的私宅，也肯定是装潢最富丽的。《建筑文摘》曾经用了六页篇幅来报道它。有一本谈论全球知名豪邸内部装潢的专业书，就把它与“沙加摩尔山庄”、“毕特摩耳”和“查特威尔”等名邸相提并论。莫瑟府是以屋为贵的沙凡纳居民人人羡慕的对象。目前，吉姆·威廉斯独居府中。

威廉斯吸着“英王爱德华”雪茄。“我最欢喜的，”他说，“就是过得像个世家贵族，却没有当贵族的包袱。名门贵胄都是生来承袭福荫，太软弱，凡事都得顾虑世世代代的尊贵和排场，难怪他们缺乏野心。我觉得世家子弟只有他们的门面装饰值得一顾——上等的家具、画作、银器——一旦他们把祖产花光了，就不得不变卖那些东西。而且必然会沦落到这步田地。到那时候，他们就只剩下体面的风度了。”

他说话慢吞吞的，轻柔如丝绒。屋子四壁挂着欧美名门贵族的肖像，作画者包括了庚斯博罗、哈德生、雷诺兹、惠斯勒。他的财富皆来自皇亲国戚、沙皇、帝王、独裁君主。“总而言之，”他说，“还是当皇亲国戚好些。”

威廉斯将雪茄烟灰轻弹到一只银质烟缸内。一只深灰色虎斑猫爬到他腿上，窝在那儿。他轻抚大猫。“我知道我这种生活方式容易给人错误的印象，可我并不想糊弄任何人。多年前，有一回我带着一群观光客参观屋子，我留意到有个人对他太太打手势，看到他甩唇语表示‘祖上余荫’！那位仁兄是大卫·霍华，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国徽章瓷专家。过后我把他拉到一边，说：‘霍华先生，我是佐治亚州戈登镇人，小地方，在美肯市附近。戈登镇最了不起的物产是白垩矿。家父是个理发师，家母在矿区当秘书。我的财富，现有的，只有约莫11年历史。’唔，那位仁兄傻眼了。‘你知道我何以认为你是世家子弟？’他说，‘撇开这些肖像和古董不谈，就说那边那几把椅子吧。椅套上的刺绣都脱线了。白手起家的新富会立刻修补它。世家子弟才会保留原样。’‘我知道，’我告诉他，‘我的一些好顾客正是世家子弟。’”

我在沙凡纳市居住的半年间，常听人提起吉姆·威廉斯这名字。这栋巨宅是一个理由，但还有别的原因。他是个成功的古董商，而且善于修缮老房子。他曾任当地艺术博物馆“特尔费学会”的总裁。他的名字曾出现在《古董》杂志上，该杂志编辑温道尔·贾列说他是个天才：

“他找古董独具慧眼。他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且愿意冒险。他会坐飞机到各地参加拍卖会——纽约、伦敦、日内瓦。不过心底里，他是个南方沙文主义者，道地的南方子弟。我认为他不太喜欢北方佬。”

威廉斯曾积极参与195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的沙凡纳市古迹区重建工作。古迹保护人士乔琪·佛瑟回忆当年找人参与挽救沙凡纳市中心的艰难，“市内古迹区已成了贫民窟，”她说，“各家银行把整个市区重新规划了。古老的巨宅不是成了废墟，就是被拆了改建加油站和停车场，银行也不肯借钱给你去挽救那些老房子。街上到处是流莺，有孩子的夫妇不敢住市中心，因为大家都觉得危险。”佛瑟太太曾是一个上流阶层古迹维护团体的一员，这个小团体打从30年代就一直努力挽救古屋，赶走加油站。“我们倒有一项成绩，”她说，“就是让单身汉对这项工作起了兴趣。”

吉姆·威廉斯就是这么一个单身汉。他买下东国会街上的一排砖造平房，整个加以整修，然后卖出去。过了不久，沙凡纳市中心有几十栋房子都被他买下，整修，出售。新闻媒体报道他的古屋修缮成绩，他的古董生意也愈做愈好。他开始每年一度赴欧洲采购。上流社会的女主人们渐渐发现了他这个人。他的财富与沙凡纳市古迹区的重建齐头并进。到了70年代初，有子女的夫妇逐渐迁回市中心，流莺转移阵地到蒙哥马利街操业。

威廉斯自觉财富充裕了，于是买下佐治亚州外海列屿中的一座小岛，甘蓝岛。甘蓝岛是笔误打误撞的买卖。这座小岛幅员 1800 英亩，其中有 500 英亩在涨潮时泡在海水中。1966 年他花了 5000 美元买下它。码头的老鸟们都说他被坑了：前一年甘蓝岛在市场上的行情只有他花的一半价钱。5000 美元买一块不能盖房子的地皮实在划不来。但是过了几个月，若干海岸小岛上发现磷酸矿，其中就包括甘蓝岛。威廉斯转手把它卖给了俄克拉何马州的克尔—麦基公司，售价 66 万美元。邻近几座小岛的地主笑他急着上钩，他们惜售，待价而沽。过了几个星期，佐治亚州立法禁止沿岸海岛的探钻，磷酸矿买卖就此画下句号。结果，只有威廉斯及时脱手。他赚到的税后净利达 50 万美元。

这会儿他开始买进更富丽的古宅，其中之一是阿姆斯壮府。那是一座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的巨邸，隔着布尔街与厚重沉稳的欧格索普俱乐部相望。阿姆斯壮府使欧格索普俱乐部相形见绌，而根据地方传说，这正是当初建造它的目的。据说，航运巨子乔治·阿姆斯壮于 1919 年建造此邸，是因为他的人会申请遭该俱乐部投票否决。尽管这说法并不确实，阿姆斯壮府仍是屋中之狮。它顾盼自雄、睥睨凡俗。它甚至有一道弧形柱廊，宛如一只伸出的巨掌，一把打掉对街欧格索普俱乐部的趾高气扬。

阿姆斯壮府夸张的壮丽吸引了威廉斯，也刺激了他对富丽堂皇与日俱增的胃口。他不是欧格索普俱乐部的会员：一个佐治亚州中产阶级出身卖古董的单身汉，不太可能受邀入会——他倒不把这放在心上。他把他的古董铺设在阿姆斯壮府内，一年后再将它卖给“鲍汉，威廉及李维”法律事务所，继续过得像个世家贵胄。他经常赴欧洲采购——如今